

茗溪漁隱叢話前後集 七





苔溪漁隱叢話前後集

(七)

胡仔纂集

序漁隱詩評叢話後集

余丁年罹於憂患。投閑二十載。杜門卻掃于苕溪之上。心無所事。因網羅元祐以來羣賢詩話。纂爲六十卷。自謂已略盡矣。比官閩中。及歸苕溪。又獲數書。其間多評詩句。不忍棄之。遂再采摭而攬收羣書舊有遺者。及就余聞見有繼得者。各附益之。離爲四十卷。噫。前後集共一百卷。亦可謂富矣。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羣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蓋欲發揚其旨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知其味之美矣。然詩道邇來幾熄。時所罕尙。余獨拳拳於此者。惜其將墜。欲以扶持其萬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閑。故得以編次。終日明窗淨几。目披手抄。誠心好之。遂忘其勞。蓋窮人事業。止于如斯。雖有覆瓿之譏。亦何恤焉。丁亥中秋日。苕溪漁隱胡仔元任敘。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目錄

第一

楚漢魏六朝上

第二

楚漢魏六朝下

第三

陶靖節

第四

李太白

第五

杜子美一

第六

杜子美二

第七

杜子美三

第八

杜子美四

第九

王右丞 韋蘇州 孟浩然

第十

韓退之

第十一

柳子厚 東野浪仙 玉川子

第十二

李長吉 李贊皇 劉夢得

第十三

醉吟先生

第十四

唐彥謙 玉谿生 王建

第十五

杜牧之 杜荀鶴 韓致元 半夜鐘

第十六

唐人雜記上

第十七

唐人雜記下

第十八

羅隱 五季雜記

第十九

本朝 王黃州 張復之

第二十

寇忠愍 晏同叔 宋子京 王君玉

第二十一

杜正獻 西湖處士 王禹玉

第二十二

迂叟 邵康節 韓持國

第二十三

六一居士

第二十四

梅都官 蘇子美 石曼卿

第二十五

半山老人 賀方回

第二十六

東坡一

第二十七

東坡二

第二十八

東坡三

第二十九

東坡四

第三十

東坡五

第三十一

山谷上

第三十二

山谷下

第三十三

秦太虛

陳履常

晁無咎

張右史

溪堂居士

張芸叟

王仲至

第三十四

張天覺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周明老

第三十五

本朝雜記上

第三十六

本朝雜記下

第三十七

大梅

天衣

端師

參寥

洪覺範

清順

緇黃雜記

第三十八

回仙

神仙雜記

鬼詩

第三十九

長短句

香溪漁隱叢話後集

目錄

第四十

麗人雜記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一

楚漢魏六朝上

山谷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於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櫟則遠矣。

復齋漫錄云。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咏。多以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爲始。余觀楚詞云。予交手兮東川。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

文昌雜錄云。余昔知安州。見荆湘人家。多以草竹爲卜。楚辭云。索瓊一作茅以筵尊兮。命靈氛爲余占之。

其注曰。瓊茅靈草。筵小破竹也。楚人多結草折竹以下。曰尊。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亦遺俗之舊也。今歲時人家作餠。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詞云。秬糗蜜餌。有銀餠些。餠餠。餠也。言以蜜和米麩。煎作秬糗。中書趙舍人云。方言。餌糕。今餠糕是也。

藝苑雌黃云。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此語。而曰。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難忍。安仁以登山臨水。遠行送歸爲四感。予頃年較進士于上饒。有同官張扶云。曾見人言。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是七件事。謂遠也行也。登山也。臨水也。送也。將也。歸也。

也。前輩詩中惟王介甫有一聯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將送二字與楚辭合。予嘗攷詩之燕燕篇曰。之子于歸。遠于將之。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一篇詩中亦用此送將歸三字。然則楚辭之言亦有所本也。安仁謂之四感。蓋略而言之。

復齋漫錄云。晉皇甫謐高士傳載四皓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故杜子美詩云。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然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本魯仲連語耳。齊欲爵仲連。仲連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茗溪漁隱曰。淵明贈羊長史詩云。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如何。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余謂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愧於四皓。然猶仰慕之。尤見其好賢尚友之心也。

元城先生語錄曰。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爲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云。唐山姓也。而漢初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陋矣。然后妃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曰。興王之初。人材色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相將不可及。至技藝之士。醫有孫真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相法有袁天綱。亦後世所不能及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死生之說。老莊論之備矣。自秦滅學之後。賈誼首窺其奧。爲長沙傅。有鵬鳥入舍。爲賦以自廣。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

大觀物無不可。衆人惑惑，好惡積億，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浮，此語自漢以來，言達性命，齊生死者，皆不能出其右，晉宋間清談，推本其言而已，漢興至文帝時，在朝儒臣，惟誼年甚少，而學甚博，非有師友漸磨之益，風俗遷染之效，而獨穎然秀出，論時政，則盡人事，論性命，則盡天理，後世無以復加，豈非豪傑乎？

復齋漫錄云：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爲未盡其義，揚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爲初，或謂之祖，故鼻祖，其義如此。

藝苑雌黃云：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錢昭度詩云：荷揮萬朵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卽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潭州泊船詩：聞道松膠賤，何須悵錯刀。此謂是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黃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

藝苑雌黃云：張景陽七命云：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說者以荆南爲荆州耳，然烏程縣今在湖州，與荆州相去甚遠。南五十步有箬溪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居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俗稱箬下酒。劉夢得詩云：駱駝橋畔蘋風起，鸚鵡杯中箬下春。卽此也。荆溪在縣南六十里，以其水出荆山，因名之。張元之山墟名云：昔漢荆王賈登此山，因以爲名，故所謂荆南烏程，卽荆溪之南耳。若以爲荆州，則

烏程去荊州三千餘里。封壤大不相接矣。苕溪漁隱曰：余以湖州圖經考之。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因此名焉。其荊溪則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荊山。張協七命云：酒則荊南。烏程。荊南則此。荊溪之南也。藝苑雌黃引長興縣南五十步。箬溪水釀酒醇美。稱箬下酒。以爲烏程酒。反以夢得詩爲證。皆誤矣。

苕溪漁隱曰：醞酒之法。無出月令數語。能盡其要。余嘗試之。酒無不佳矣。其語云：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用此六物耳。六一居士醉翁亭記云：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本此語也。

復齋漫錄云：曹植詩：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陳沈炯邊馬有歸心詩：彌憶長楸道。金鞍背落暉。杜子美玉腕騮詩：頓驂飄赤汗。跼蹐顧長楸。畫馬圖詩：霜蹄蹴踏長楸間。苕溪漁隱曰：文選注云：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王介甫詩：扶衰南陌望長楸。東坡題韋偃牧馬圖詩：當年爲誰掃驂騮。至今霜蹄踏長楸。山谷和子瞻觀畫馬詩：長楸落日試天步。

呂氏童蒙訓：大概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爲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復齋漫錄云：晉左思白髮賦：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尙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苕溪漁隱曰：王介甫嘲白髮詩曰：久應飄轉作蓬飛。眷惜冠巾未忍違。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真佳句也。

東坡云：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岩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

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跡滅形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

許彥周詩話云：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婚，雖似智矣，然禮法之士憎之如仇，幾至於死，幸得景王保護之耳。而老杜詩云：「至今阮籍輩，熟醉爲身謀。」此工部善看史書，當有解此意者耳。

文昌雜錄云：東京記：天清寺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蕭管有餘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爲繁臺。唐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謂爲堂老，及見元載與常袞唱和詩，有堂老之稱，信李肇言之不妄也。

復齋漫錄云：襜褕，集韻以爲不曉事之名，殊不知出晉程曉伏日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襜褕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搖扇脾中疾，一作痛流汗正滂沱。傳戒

諸高明，熱行宜見訶。其後山谷和錢穆父贈松扇詩：「可憐遠度幘溝漣，適堪今時襜褕子。」蓋取此也。

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誌云：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靜如練，宣城去江僅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爲江，亦未可知也。此猶班固謂入川分流，予按謝元暉曉登三山，還望京邑，作詩有「澄江靜如練」之語。三山在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地名，則此詩非在宣州治所作也。安得以入川分流爲比。按入川分流，出司馬相如上林賦，亦非固之言。

復齋漫錄云：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斜月照簾櫳。團團洒葉露，浙浙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余觀宋孝武詩曰：「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葉露滿，蕭蕭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渾頓挫，過惠連遠矣。至

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藝苑雌黃云。左氏傳云。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宿於戚。聞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夫幕非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故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元燕之巢幕。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釜之中。燕巢飛幙之上。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謝宣遠九日從宋公集戲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杜子美對雨書懷詩。震雷翔幕燕。驟雨落河魚。

茗溪漁隱曰。遜齋閑覽載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得窺也。余嘗疑其語意不完。今於歷代確論。得其全語云。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其工拙。至如淵明之於詩。直寄焉耳。

復齋漫錄云。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曰。陴城上。睥睨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釋名曰。城上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之處也。梁王筠和新喻邊城詩。罽毼分曉色。睥睨連秋霧。杜子美詩。連連睥睨侵。又南極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河流暗與溝池合。山色遙將睥睨連。許彥周詩話云。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荆公改舞作落字。其語頓工。然風定花猶落。乃梁謝元貞八歲時所作春日閑居詩也。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

復齋漫錄云。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刀名也。刀彎。今南蠻謂之葛黨刀。余按吳越春秋。吳王作鉤。淬以人血。試之以人也。吳鉤始於此。豈存中忘之邪。鮑照結客少年場云。聽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杜子美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劉十弟判官云。經過辨豐劍。

意氣逐吳鉤。唐李涉寄楊潛亦云。腰佩吳鉤。佐飛將曹唐。買劍亦云。將軍溢價買吳鉤。韓翃送王相公詩云。結束佩吳鉤。

復齋漫錄云。江總自京南還。尋故宅詩。全篇云。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轅轅。乘春行故里。徐步採芳蓀。徑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尙知門。花落空難遍。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敍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杜子美晚行口號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據總詩。白首入轅轅。則非黑頭矣。不知子美將有別本邪。

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薰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花時。亦自香也。梁江從簡爲採荷調云。欲採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容。從而波及蓮花矣。春時穠麗。無過桃柳。桃之天天。楊柳依依。詩人言之也。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不知緣何而波及桃花與楊柳也。

文昌雜錄云。梁沈約有脩竹彈甘蔗文。其略曰。長兼淇園貞幹。臣脩竹稽首。切尋蘇臺前甘蔗一叢。宿漸雲路。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宏普。罔幽不矚。而甘蔗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蔗左近。杜若江離。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差非風聞。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剪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類此製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托也。

復齋漫錄云。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謠。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予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云君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讀離騷飲美酒。并此事也。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

楚漢魏六朝下

雪浪齋日記云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正爲文選中事多可作本領爾余謂欲知文章之要當熟看文選蓋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在右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茗溪漁隱曰少陵宗武生日詩熟精文選理蓋爲是也

復齋漫錄云峽州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啼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衣陳蕭詮夜猿啼詩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杜子美詩聽猿實下三聲淚茗溪漁隱曰古樂府梁簡文巴東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魯直竹枝詞注引此兩句爲證復齋所記峽州行者歌乃異韻而同詞必誤也

東觀餘論云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何遜集皆八卷晉天福本但有詩兩卷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舊本八卷特完因借傳之然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裏搔頭等語而此集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若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飛花遶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岩際宿等語子美皆采爲己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曹信非虛賞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溼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空塔曉燈暗離室爲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宴云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迢遞宇風起嵯峨雲答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疎竹還渡五洲云蕭散煙霧晚淒清江漢

秋。答庾郎丹云。蛺蝶繁空戲。日暮望江橋。水影漾長橋。贈崔錄事云。沙流遶岸清。川平看鳥遠。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庾子山輩有所不逮。其警語尙多。如早梅云。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銅雀妓云。曲中相顧起。日暮松柏聲。句殊雄古。而顏黃門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無乃太貶乎。

若溪漁隱曰。何遜八歲能詩。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水部郎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何劉見南史。

復齋漫錄云。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遶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詩。圓隨漢東蚌。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莫落獨輪斜。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月隨灰而暈缺。故子美晚月詩。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若溪漁隱曰。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聯。或只一篇。雖其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於後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豈在多哉。如池塘生春草。則謝康樂也。澄江靜如練。則謝宣城也。壠首秋雲飛。則柳吳興也。風定花猶落。則謝元貞也。鳥鳴山更幽。則王文海也。空梁落燕泥。則薛道衡也。楓落吳江冷。則崔信明也。庭草無人隨意綠。則王胄也。凡此皆以一句名世者。溫庭筠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嚴維有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常建有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杜荀鶴有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韋蘇州有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孟浩然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賈島有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張祐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周朴有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劉筠有雨勢宮城闕。秋聲禁樹多。楊黎州有剛腸欺竹葉。衰鬢怯菱花。寇萊公有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徐鉉有井泉分地脈。砧

杵共秋聲。趙師民有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魏野有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悟清有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惠崇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清。夏英公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蔡天啓有柳間黃鳥路。波底白鷗天。秦少游有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陳無己有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徐忻有着衣。輕有暈。入水淡無痕。省題詩。如楊巨源有爐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滕元發有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以至漠漠水田飛白鷺。陰夏木轉黃鸝。乃王維也。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乃趙嘏也。禪伏詩。魔歸靜域。酒衝愁陣。作奇兵。乃韓偓也。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乃崔塗也。煙橫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乃唐彥謙也。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乃鄭文寶也。雪意未成雲着地。秋聲不斷雁連天。乃錢惟演也。一聲啼鳥禁門靜。滿地落花春日長。乃王隨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乃晏元獻也。珠簾繡戶遲遲日。柳絮梨花寂寂春。乃周式也。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乃楊大年也。長楊獵罷寒熊吼。太液波閑瑞鶴飛。乃宋莒公也。龍帶晚煙離洞府。雁拖秋色入衡陽。乃王文穆也。草解忘憂。髮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乃丁晉公也。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閒。乃韓魏公也。黃蜂衙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乃錢昭度也。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乃謝景山也。海鷗未擊三千里。天馬須歸十二閑。乃王平甫也。收取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乃李絢也。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乃陳從易也。千里暮山橫紫翠。一鉤新月破黃昏。乃孫莘老也。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乃謝師厚也。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乃梅聖俞也。雲頭灑灑開金餅。水面沉沉臥彩虹。乃蘇子美也。斜日半竿眠犢晚。春波一望去鳧寒。乃張文潛也。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

北枝。乃王康功也。鄭谷詠海棠云。穠豔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林逋詠梅花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王禹玉上元云。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鷲海上駕山來。宋子京落花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王君玉聞角云。隴雁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盛次仲雪云。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凡此皆以一聯名世者。春城無處不飛花。寒日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此韓翃也。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此崔魯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此李商隱也。蠟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此薛能也。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也。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此劉夢得也。芳草和煙暖更青。閑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此羅鄴也。鳴鶻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此柳如京也。平沙渺渺煙蒼蒼。菰蒲穢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此陳文惠也。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此張文定也。築壇拜日恩雖重。躡足封時慮已深。龍準若知同鳥喙。將軍應起五湖心。此錢昆也。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此范文正也。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賦長楊罷。閑拂塵埃看畫墻。此王仲至也。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父也。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此華亭船子也。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

簪笠綠篔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元真子也迴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此暢諸也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此王之美也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鼙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不到劉伶坟上土此李賀將進酒也并白樂天琵琶行盧仝月蝕詩杜牧之華清宮詩石曼卿籌筆驛詩郭功甫金山行皆篇長不錄凡此皆以一篇名世者余今姑敍其梗概如此若唐之李杜韓柳本朝之歐王蘇黃清辭麗句不可悉數名與日月爭光不待摘句言之也其餘詩人佳句尙多猶恐一時記憶有遺忘者繼當附益之

東觀餘論云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瘞鶴銘缺石考次其文其不可知者闕之其文首尾似粗可讀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耳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字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道號又疑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宏景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案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一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卽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卽瓚書誤矣

若溪漁隱曰。東觀餘論。黃伯思所作也。其跋陶華陽書云。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華陽許三真真跡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淡雅。若其爲人。今金陵有許長史舊館壇碑。最先行。乃隱居書。又世有畫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爲楊瓊瑤作奏章稿。與前一書。雖真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昂論書。以隱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今審其書。比之鍾王。爲未成就。然神韻閑曠。那可以峭快目之。獨寶泉謂其高爽自然。逸勃奮舉。頗近實云。黃伯思此跋。稱贊宏景書如此。故以瘞鶴銘爲類之。第余初不曾見宏景書。未敢遽以爲然。姑俟識者辨之。

金石錄云。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爲何代人。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余徧檢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若溪漁隱曰。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爲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西清詩話云。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此蓋同斯號矣。集古錄云。按潤州圖經。以瘞鶴銘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怪。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第蘇子美。黃魯直。皆以此銘爲右軍書。得非本潤州圖經而言之。故子美詩曰。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魯直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不可名貌。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銘。斷爲右軍書。使人不疑。如歐陽評顏柳數公書。最爲端的。然纔得瘞鶴銘彷彿爾。惟魯公未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王間。又嘗有詩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東觀餘論云。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

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歲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嘗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又與劉無言論書云。焦山瘞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書刻。字畫頗全類此銘。不知卽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卽瓚書也。下有云。黃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東觀餘論又有此二說。漫附於後。姑俟識者併折衷之。

茗溪漁隱曰。于競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則南朝習樂之處。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妓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復齋漫錄言。陳劉刪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唐崔顥詩。舞愛前溪妙。歌憐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競唐傳。故不知舞出前溪邪。

復齋漫錄云。吳甘寧住止。嘗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陳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吳陳之間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避荻洲。又送鄭二還江陵詩。文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

陶靖節

茗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此言盡之矣。

龜山語錄云。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淡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也。復齋漫錄云。東坡以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硤碕之與美玉。然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稅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

茗溪漁隱曰。示周椽祖謝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陶潛傳云。江州刺史檀韶若。請廬山周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廡。近於馬隊。故云耳。

藝苑雌黃云。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余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後爲彭澤令。去官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

南部新書云。晉書陶潛本傳云。潛少懷高尙。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則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茗溪漁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蘇子由詩。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柳正搖春。皆誤用也。復齋漫錄云。淵明詩。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是不重身後名也。及作擬古乃云。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是欲名彰也。二意相反。不如張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藝苑雌黃云。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有罪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己。魏顥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顥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獨冠絕於古今。茗溪漁隱曰。余觀東坡秦繆公墓詩意。全與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龜山語錄云。因讀東坡和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非實有也。何謂不滅。他日讀九成臺銘云。此說得之莊周。然以江山吐吞。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鳴號。爲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

茗溪漁隱曰。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余嘗反復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廈華居。吾何羨焉。步止於華門之裏。則朝市聲利。我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方丈。我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我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爲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

復齋漫錄云。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者賈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謂妻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閨人曰。今日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又劉向列女傳。楚於陵妻語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故晉張詮亦曰。古人以容膝爲安。蓋指此也。一以爲北郭妻。一以爲於陵妻。未知孰是。淵明歸去來辭。審容膝之易安。世以爲語出於陶。蓋不深考者也。

許彥周詩話云。彭澤歸去來辭云。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復齋漫錄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云。淵明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詩。有以甲子題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寧有晉未禪宋。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余觀南史淵明傳。亦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

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來矣。

藝苑雌黃云。秦少游言。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先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是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此說蓋出五臣文選注。淵明集第三卷。首已嘗辨此說爲非。是如少游魯直。尙惑於五臣之說。其他可知。

茗溪漁隱曰。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太虛云。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藁。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還骨知何時。修途繚山海。豈免從閻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雲吹。殯宮生蒼蘚。紙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縑。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虛情鍾世味。意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挾忿而作此辭。豈真若是乎。

茗溪漁隱曰。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宣和王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陽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畫乃學東坡書。亦臻其妙。殊爲可愛。不知此板兵火之餘。今尙存否。厚之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數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亂。禮一作禮。游一作遊。余一作予者。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失於考究。如以庫鈞爲庾鈞。丙曼容爲丙曼客。八及爲八友者。凡所改正二百六十有六。

許彥周詩話云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此願長康詩誤編入彭澤集中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四

李太白

六朝事迹云。謝安墩在半山報寧寺之後。基址尙存。謝安與王羲之常登此。有超然高世之志。太白將營園其上。乃作詩曰。晉室昔橫潰。永嘉遂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鬪朝昏。胡馬風漢草。天驕感中原。哲匠感額運。雲鵬忽飛翻。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衆。戈甲如雲屯。投鞭可填江。一掃不足論。皇運有反正。醜虜無遺魂。談笑遏橫流。蒼生望斯存。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梧桐識佳樹。蕙草留芳根。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暾。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

曾子固云。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圜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至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涉金陵。上秋浦。抵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至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貸。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

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終以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

茗溪漁隱曰。太白望廬山瀑布絕句云。日暮香爐生紫烟。遙看瀑布掛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東坡美之。有詩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磊落清壯。語簡而意盡。優於絕句多矣。

法藏碎金云。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沒。又貫休山居詩。自古浮華能幾幾。逝波終日去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主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如知足金仙子。霞外天香滿毳袍。子因思靜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意。名曰天樂。予故以所聞靈響。目爲天簧。亦取天籟之義。此蓋唯變所適。不可致詰也。

復齋漫錄云。太白襄陽歌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按世說山公稱叔夜岩岩若孤松之獨秀。至其醉也。若玉山之將崩。戴逵酒讚云。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既陶。至樂乃開。有客乘之。隗若山頽。

茗溪漁隱曰。樂府雜錄云。笛者。光樂也。古曲有折楊柳。落梅花。故謫仙春夜洛城聞笛云。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杜少陵吹笛詩。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曲。

盡生王之渙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皆言折柳曲也。

復齋漫錄云。古曲有落梅花。非謂吹笛則梅落。詩人用事不悟其失。余意不然之。蓋詩人因笛中有落梅花曲。故言吹笛則梅落。其理甚通。用事殊未爲失。且如角聲有大小梅花曲。初不言落。詩人尙猶如此用之。故秦太虛和黃法曹梅花云。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是也。古今詩詞用吹笛則梅落者甚衆。若以爲失。則落梅花之曲。何爲笛中獨有之。決不虛設也。故李謫仙吹笛詩。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又觀胡人吹笛云。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戎昱聞笛云。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魯梅詩云。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黃魯直從王都尉覓千葉梅詩云。落盡戲作嘲吹笛侍兒云。昭華得脫帽。看髮已微霜。催盡落梅春已半。更吹三弄乞風光。張子野詞云。雲輕柳弱。內家鬢子新梳掠。天香真色人難學。橫管孤吹。月淡天垂幕。朱唇淺破桃花萼。倚樓人在欄干角。夜寒指冷羅衣薄。聲入霜林簌簌。驚梅落。撫遺載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晁次膺填入水龍吟詞云。最是關情處。高樓上一聲羌管。仗何人說與。爭如留取倚欄看。孫濟落梅詞云。一聲羌管吹雲笛。玉溪半夜梅翻雪。泛觀古今詩詞用事一律。可見復齋妄辨也。

茗溪漁隱曰。太白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還憶謝元暉。至魯直則云。憑誰說與謝元暉。休道澄江淨如練。王文海云。鳥鳴山更幽。至介甫則云。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皆反其意而用之。蓋不欲沿襲之耳。

復齋漫錄云。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不肯

藏姓名。二公寓意不同。

許彥周詩話云。太白詩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東坡嶺外詩云。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呼太白爲謫仙人。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僕竊信之。

苕溪漁隱曰。新安水西寺。寺依山背。下瞰長溪。太白題詩斷句云。檻外一條溪。幾回流。碎月今集中無之。法藏碎金云。予記太白有詩云。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後又見潘佑有感懷詩。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席地一樽酒。思與元化浮。但莫孤明月。何必秉燭游。余謂才思暗合。古今無殊。不可怪也。

東觀餘論云。水從銀漢落。山繞畫屏新。太白詩也。藏真書之。可謂二寶。謝康樂不得專美於前矣。

復齋漫錄云。會稽鑑湖。今避廟諱。改爲鏡湖耳。輿地志云。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鏡始是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綠且靜。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則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或以爲小說所記。以爲軒轅鑄鏡於此得名。非也。太白又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

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侯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尙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惟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

復齋漫錄云。前漢趙飛燕既立爲皇后。寵少衰。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爾。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後見唐王叡松牕錄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命太白爲新詞。有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乃知昭陽之語。世所傳者誤也。

茗溪漁隱曰。太白宮詞云。梨花白雪香。子美詠竹云。風吹細細香。二物初無香。二公皆以香言之。何也。太白有句云。金龜換酒處。子美有句云。金龜換酒來。世言換酒必曰金貂。殊不知二公有金龜。金龜之異名。藝苑雌黃云。洪駒父詩話。言子美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詞贈杜補闕者。卽老杜也。其詩云。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相宜。雲歸碧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顛山之句也。予嘗攷之。太白集中。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傷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向南征。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云。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言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洪駒父略不見此何也。

東坡云。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以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谿。包含洪大。凌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蹈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白之從永王璘。

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宋景文筆記云。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李太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作休休記。又用之。修書學士劉義叟爲余言。晉書咄嗟而辦。非是。宜言咄喏而辦。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茗溪漁隱曰。蘇子瞻蜀人也。作後赤壁賦云。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洞庭春色賦云。嗚呼噫嘻。我言夸矣。皆用此語。

東觀餘論云。我居青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

山谷云。題白兆山詩云。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岩。得憩雲窗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顛。兩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樹雜人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煙。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還。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兆山僧重素。卽岩下作桃花庵。素曰。桃花庵不難作。但恨無李白耳。今彥顧乃欲鑿崖石刻李白詩。并欲結草其旁。以待冠蓋之遊者。衆不可蓋。安知遂無李白邪。爲我多謝素師。今無白兆。尙不廢椎鼓升堂。豈可臆計世無李白邪。素若有語。可并刻之。彥顧安陸李慥也。

許彥周詩話云。太白草創大還詩云。彷彿明窗塵。死灰同至寂。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煉丹之法。至寂窗塵。丹砂妙藥也。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五

杜子美一

東坡云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知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東臯雜錄云有問荆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茗溪漁隱曰職林云補闕拾遺武后垂拱中置二人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後尤爲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供奉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左屬門下右屬中書故岑參寄左省杜拾遺云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老杜答岑補闕云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正謂此也

文昌雜錄云杜甫爲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東省門下也鸞臺在焉鳳池在中書省杜詩不應有誤恐唐朝別有故事又恐是時政事堂適在左省也茗溪漁隱曰按裴炎傳云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爲司空房元齡爲僕射魏徵爲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中宗時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子美於肅宗至德二載拜左拾遺作退朝詩其言鳳池誠有所據知其不誤也

文昌雜錄云。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天祐二年十一月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也。又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多種花柳。今殿庭惟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復齋漫錄云。唐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子美以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故寄賈司馬云。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奉酌嚴公題野亭云。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此兩詩所以言供奉也。春宿左省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出左掖云。避人焚諫草。此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大則廷諍也。

復齋漫錄云。山谷言。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云。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老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佳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予以雲卿之詩。原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亦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

復齋漫錄云。張華博物志曰。江陵有臺甚大。而惟有一柱。衆梁皆共此柱。後土人呼爲木履觀。或曰一柱觀。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故子美泊松滋江亭云。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下峽云。船經一柱過。留眼共登臨。較李功曹之荊州云。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又所思云。九江日落

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夔府咏懷云音徽一柱數。

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誌云。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最學者大病也。杜詩黃精無苗。後人所改也。舊乃黃獨。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爲精。其實黃獨是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饑歲土人掘以充糧食。故老杜云耳。僧惠洪則曰。黃獨芋魁之小者。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也。此語殊謬。惠洪徒見黃獨一名土芋。遂謂芋魁之小者。殊不知與芋魁懸別。觀子美詩。有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之句。安得云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乎。東坡云。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則坡讀杜詩。亦以黃獨爲黃精矣。復齋漫錄云。送李八祕書云。對敫抗士卒。乾沒費倉儲。不曉對敫抗士卒爲何等語。讀上林賦。方悟抗挫也。五官切。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蓋李方入對。宜論蜀中兵老財匱也。題鄭十八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今世注杜詩。乃謂方朔爲太白星精。余以注所引非是。按班固武帝故事云。上至海上。考竟諸道士。尤妖妄者百餘人。西王母遣使曰。欲見神人。而先殺僂。吾與帝絕矣。使至之日。東方朔死。上疑問。使者云。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間。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西京雜記亦云。夏侯孝若畫贊云。神變造化。靈爲星辰。葛洪神仙傳亦云。王遙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擔篋。不沾濕。劉向列仙傳云。華山絕頂。有石曰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故望岳詩。安得仙人九節杖。挂到玉女洗頭盆。樂府解題云。武王伐紂作歌。使士習之。號曰巴渝之曲。因其地以巴渝取名。故題瀼西草堂云。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注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諸將詩。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插漢旌。按唐中

宗時張仁愿取漢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仁愿後封韓國公故杜云爾

藝苑雌黃云凡王室中否而復興謂之中興周宜之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中字陸德明釋文張仲切徐安道音辨只作平聲讀然古人用此或作平聲或作去聲如杜陵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李義山云言皆在中興此類皆作去聲用如杜陵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李義山云身閑不視中興盛此類皆作平聲用東臯雜錄云詩烝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釋文張仲切故老杜詩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古人留意音訓如此又嘗見人讀冒頓音墨突徧閱漢書無此音後出晉書音義又曲逆音句遇亦出文選注功臣贊中茗溪漁隱曰東坡詩云威聲又數中興年二虜行當一矢聯呂居仁詩云謝安肯爲蒼生起早爲吾君了中興皆張仲切用中興字也

許彥周詩話云北征詩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獨以活國許陳元禮何也蓋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支持矣元禮首議誅太真國忠輩近乎一言興邦宜得此語倘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展用

復齋漫錄云王叔弼轂子云夏商以草爲屨左氏曰屣屨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鞋貴賤通着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宮中妃嬪皆着故述懷云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爾雅注云鷺鶉似鳧而小膏中瑩刀續英華詩有馬啣苜蓿葉劍瑩鷺鶉膏故子美贈張卿云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鷺鶉又大食刀歌鐫錯碧翬鷺鶉膏銛鏗已虛秋江濤江總莊嚴寺碑俯看鷺電影微玻璃之宮遙拖宛虹光徧水晶之域故宿贊公房云身在水晶域任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又魏略曰大秦國以水晶爲屋柱故曲江對酒云

水晶宮殿轉霏微。古樂府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故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高昌有草實。如蠶繭中絲。如細績。名爲白氍毹。國人織以爲布。甚軟白。見南史。故贊公房詩。光明白氍毹。

藝苑雌黃云。世人言度苑者。多作徒故切。謂歌曲也。張平子兩京賦云。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子美陪李梓州泛江詩。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皆作徒故切讀。考之前漢元帝紀。贊云。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顏注。度音大各切。則與張平子杜詩所言度曲異矣。而臣瓚注。則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則又誤以度曲爲歌曲。夫度曲雖有兩音。若讀元帝紀。止可作大各切。唐書段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其意正與元帝紀相合。藝苑雌黃云。東坡嘗言。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比觀西清詩話。乃不然。此說云。杜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卻浮空而留六龍。萬舞凌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予謂此數語。乃出杜陵三賦。謂之無韻。可乎。竊意東坡所謂無韻者。蓋若課伐木詩序之類是也。若溪漁隱曰。少游嘗有此語。藝苑以爲東坡誤矣。

東坡餘論云。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年纔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按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稽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壯年所作。豈得序稱白。

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丘壠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考立碑年。但考其葬年。故誤爾。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卽浮江東。欲適吳楚。按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皆舛誤。

金石錄云。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靈書。余初讀杜子美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偶得石本錄。其文詞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爲一章。狄丞相爲一章也。

許彥周詩話云。詩有力量。猶如弓之年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塵史云。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唱和。其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帶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其意。而語句體格脈絡。蓋可謂入宗而取法矣。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六

杜子美二

藝苑雌黃云。題元武禪師屋壁云。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注。虎頭僧相也。又送許八拾遺歸江寧省觀詩序云。甫昔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像。誌諸篇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云。虎頭維摩相也。攷之南史。夷貊傳。師子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像畫圖。世人號之三絕。所謂虎頭。卽長康耳。注家不曉其義。或云僧相。或云維摩相。良可嗤笑。杜位宅守歲詩。破題云。守歲阿戎家。又有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之句。潘惇詩話補闕云。舊本作守歲阿戎家。按杜位子美姪也。當以阿戎爲是。故東坡有除夜詩。欲喚阿咸來守歲。林鴉櫪馬鬪喧譁。正用杜詩。則知今本作阿戎者誤。余又攷之子美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尙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云。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已如銀。則位恐所謂阿咸也。

復齋漫錄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瀟字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蓋子美有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吳郡朱景元畫斷云。楊契丹。隋唐間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在閩立本之下。余乃悟山水障歌云。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史記鄒衍著書。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神州。自有九州。禹之敍九州是也。不

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晉書載記贊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區。紫宸游龜鼉之穴。唐亦有赤尉。謂畿縣尉也。故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投簡成華兩縣諸子云。赤縣官曹擁材傑。橋陵詩。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岩亭。

許彥周詩話云。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惟荆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東坡烟江疊嶂圖一詩。差近之。茗溪漁隱曰。少陵題畫山水數詩。其間古風一篇。尤爲超絕。荆公東坡二詩。悉錄於左。時時哦之。以快滯適。少陵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元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滿城鬼神人。元氣淋漓障猶溼。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瞑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鳥秋毫未。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洒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邪溪。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戲題王宰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荆公題燕侍郎山水圖云。往時濯足瀟湘浦。獨上九嶷尋二女。蒼梧之野煙漠漠。斷隴連岡散平楚。暮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覩。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讞死誤當赦。全活至今何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祇有粉墨歸

囊楮東坡題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云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邪雲邪遠莫知烟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東觀餘論云。余得子美詩集。頗與今行槧本小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雅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當以此爲正。若是者尙多。

東坡云。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旣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卽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苕溪漁隱曰。子美秋雨歎有三篇。第一篇尤感慨。必東坡所書者云。雨中百草皆爛死。塔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藝苑雌黃云。杜陵詩多言花門。喜聞官軍臨賊。詩花門騰絕漠。柘羯度臨洮。又云。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又卽事詩。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卻非。又遣憤詩。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又有留花門一篇云。花門旣須留。原塹轉蕭瑟。指回鶻爲花門。注家不言其義。予以唐地理志攷之。甘州山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壩。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西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

東北千里至回鶻牙帳。故謂回鶻爲花門也。

文昌雜錄云。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膠牙餠。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菓子。三月三日。則有鏤人。寒食則假花雞毬。鏤雞子。千堆蒸餅。餠粥。四月八日。則有餠糜。五月五日。則有百索糉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則有穿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炙杖子。九月九日。則有茱萸菊花酒。臘日。則有口脂面藥。澡豆。立春則有綵勝雞燕生菜。今歲時遺問略同。但餠糜。結杏子。點炙杖子。今不行爾。杜甫春日詩。春日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裏金花巧耐寒。重陽詩。茱萸賜朝士。臆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如此之類甚多。略舉記當時所重者也。

茗溪漁隱曰。子美九日藍田崔氏莊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王摩詰九日憶東山兄弟云。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九日與楊凝崔淑期登山。上有故不往云。那得更將頭上髮。學他年少插茱萸。此三人類各有所感而作。用事則一。命意不同。後人用此爲九日詩。自當隨事分別用之。方得爲善用故實也。子美九日。又有詩云。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此在蜀中作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九日詩云。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又詞云。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呂居仁詩云。尙惜故人輕作別。亂山深處過重陽。又詞云。短籬殘菊一枝黃。已是亂山深處過重陽。皆兩用之。詩意脈絡貫穿。並優於詞。但居仁以殘菊於重陽言之。此一字爲病。

茗溪漁隱曰。呂居仁云。潘邠老嘗得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文章之妙。至此極矣。後託謝無逸綴成篇云。病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爲此語也。余觀謝無逸溪堂集云。亡友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

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爲四絕。然則居仁所云。後託無逸綴成前一聯詩。蓋非是也。無逸四絕。今錄三絕云。滿城風雨近重陽。無奈黃花惱意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柳。垂垂老葉半青黃。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雲中孤雁不成行。

茗溪漁隱曰。寒食詩。古人多用餽字。九日詩。未有用餽字者。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九日詩云。老頭未易着清香。折取蕭蕭滿把黃。歸去乞錢煩里社。買餽沽酒作重陽。東坡云。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佳月涼天。卽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九月九日詩云。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餘香白露乾。色映青松高。

茗溪漁隱曰。江浙間每歲重陽。往往菊亦未開。不獨嶺南爲然。蓋菊性耿介。須待草木搖落。方於霜中獨秀。故淵明詩云。黃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此善論其理也。

復齋漫錄云。國史補云。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曖尙升平公主盛集。李端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乃知子美詩。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唐人素有此語。

復齋漫錄云。張景陽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故子美詩。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後漢吳漢亡命在漁陽。會王郎起。漢說太守彭寵曰。漁陽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故子美詩。漁陽突騎猶精銳。又漁陽突騎邯鄲兒。劉劭趙都賦云。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棠溪魚腸。丁令角端。故重過何氏詩。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唐楊巨源上劉侍郎詩。吟詩白羽扇。校獵綠

沉槍古詩云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友莫羞貧羞貧友不成杜詩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者蓋取此也

蒼溪漁隱曰李潮八分小篆歌云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尙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此詩敍書之顛末可謂詳盡後人筆力豈能到此而嶧山碑棗木傳刻之語尤爲人所取信往往引以爲證故集古錄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事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金石錄云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於徐鉉家刻石寘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載此碑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摹之以爲楷則邑人疲於奔命聚薪其下以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搨然由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今人間有嶧山碑者是皆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爲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與泰山之梁山刻石集古錄以爲非真又云麻湮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失真者邪此論非是蓋杜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東坡賦墨妙亭詩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蓋東坡學徐浩書浩書多肉用筆圓熟故不取此語殊不知唐初歐虞褚薛字皆瘦勁故子美有書貴瘦硬之語此非獨言篆字蓋真字亦皆然也

蒼溪漁隱曰觀薛稷少保書畫壁詩云我昔遊梓州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蹶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唐史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薛稷外祖

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做。結體逾麗。遂以書名天下。余觀法帖。載褚遂良帖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則稷之外家。乃褚氏。而唐史云。魏氏者何邪。

金石錄云。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絕不工。非韓蔡比也。

東觀餘論云。送顧八分文學詩。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顏頊。顧侯連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最屬。元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顧誠奢也。觀其遺跡。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薤。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

許彥周詩話云。齊梁間樂府詩。護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今日牛羊上丘壟。當時近前面發紅。老杜作麗人行。賜名大國號與秦。其卒曰。輒勿近前丞相嗔。號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卽嗔邪。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七

杜子美三

藝苑雌黃云。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昔在鄴。食蒲萄殊美。陳昭曰。作何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善體物。何不言似生荔枝。荔枝之味。果中之至珍。蓋有不可名言者。故蔡君謨云。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魏文帝方之蒲萄。世譏其謬。庾信亦復有此語。彼廣誌謂子如石榴。其謬愈甚。唐人形於賦詠者。頗多。然亦未始遇夫真荔枝。故張曲江作荔枝賦。是南海郡荔枝耳。白樂天作荔枝圖序。是巴峽間荔枝耳。杜子美詩所謂紅顛酸甜只自知者。是瀘戎荔枝耳。

遜齋閑覽云。荔枝譜稱漢初南越王尉佗。以備方物。和帝時。交趾七年貢生荔枝。天寶中。涪州歲驛致之。未嘗言及閩中者。今廣南夔梓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真荔枝。自唐其名未著。今莆陽爲天下第一。然閩中佳者。六月方熟。其四月熟者。謂之火山荔枝。東坡有四月十三日食荔枝詩。海山仙人絳羅襪。紅綃中單白玉膚。予誦之。未嘗不愛其體物之工。然其後云。似開江珧。砑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予意東坡未嘗到閩中。亦不識真荔枝。其曰四月十三日。是特廣南火山者耳。故其比類。僅與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荔枝譜又云。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閩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按寰宇記云。嶺表錄梧州府對岸西火山。山形高下大小如桂林。獨秀山。山下水澄潭深無底。其火每三更夜見於山頂。一更初見火起。匝其頂如野燒。甚者廣十丈餘。食頃而息。或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照於上。上有荔枝。四月先熟。以其

地熱。故爲火山也。沈佺期詩。身經火山熱。顏入瘴鄉低。卽此山也。予按宋之問集。有早發韶州一聯云。身經火山熱。顏入瘴江消。恐非佺期詩。蓋寰宇記之誤。苔溪漁隱曰。東坡四月十三日初食荔枝詩。注云。予嘗謂荔枝味厚。高格兩絕。果中無比。惟江珧柱。河豚魚近之耳。又曰。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客皆笑其陋。實無所似也。僕曰。荔枝似江珧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此可謂善於比類者。若魏文帝。庾信之蒲萄。乃至謬耳。藝苑雌黃。殊無鑒裁。遂言東坡比類。僅與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若言閩廣荔枝。高下不同。則可。若言東坡不善比類。則不可也。

復齋漫錄云。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樂史所作楊貴妃外傳。亦云。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焉。故子美病橘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又解悶詩云。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按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楊妃外傳。爲南海。杜詩亦以爲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荔枝自嶺。表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張君房脞說。以爲忠州何邪。當有辨其是非者。

苔溪漁隱曰。余觀蔡君謨荔枝譜云。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虫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召大官省之。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之。時詩人多所稱咏。此張九齡賦之以托意。又東坡荔枝歎云。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枝來交

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酌。伯游皆以荔枝。天寶時貢自涪州。二公著譜作詩。意欲傳於後世。其攷之必審。不應有誤。蓋唐都長安。視涪州爲正南。荔枝由子午谷路進入。唐志云南方。杜詩云炎方。悉指其方而言之也。若病橘詩。妃子外傳。以爲南海。則道里遼遠。所記必誤。復齋信以爲然。過矣。荔枝譜又云。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自巴蜀。蓋涪忠二州俱爲巴蜀之地。境土相接。白居易嘗刺忠州。以其地多產荔枝。形於篇什。又圖而序之。余意君房脞說。因此遂言忠州也。居易序云。荔枝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變去矣。余頃在閩廣。驗此語信然。矧傳置之遠。腐敗之餘。烏能適口也哉。

茗溪漁隱曰。東坡荔枝詞云。閩溪珍獻。過海雲帆。來似箭。玉坐金盤。不貢奇葩四百年。輕紅釀白。雅稱佳人。纖手臂。骨細肌香。恰似當年十八娘。荔枝譜云。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家今在城東報國院。家傍猶有此樹。譜中又有將軍荔枝。云是五代間人有爲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東坡云。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樹荔枝一株。郡人謂將軍樹。今歲大熟。賞啖之餘。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猿取之。詩云。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傍。炎雲駢火實。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揚。分甘徧鈐下。也。到黑衣郎。豈將軍之號。偶爾同之邪。

藝苑雌黃云。漢舊儀。顛頊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一居人宮室。區隅。爲小鬼。善驚小兒。故韓退之有遺瘧鬼詩。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尙奮瘧鬼威。又云。咨

汝之胄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瑱。未沫於前徽。而其後又有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之語。蓋本於漢舊儀也。世傳杜詩能除瘡。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脫然不覺沉疴之去體也。而好事者乃曰鄭廣文妻病瘡。子美令取子璋燭髓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青。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子璋燭髓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一聯誦之。則無不愈矣。此殊可笑。借使瘡鬼誠知杜詩之佳。亦賢鬼也。豈復屑屑求食於嘔吐之間爲哉。觀子美有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粧。則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

復齋漫錄云。子美初月詩。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又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清影。又絕句云。玉坐應悲白露團。按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謝元暉猶霑餘露團。庾信挹得青臺露。詩唯有團階露。承睫共霑衣。杜詩所本也。

復齋漫錄云。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鄧忠臣乃引茂陵玉盃爲據。少陵豈以玉盃爲金盃哉。蓋指盧充幽婚事也。

藝苑雌黃云。諸將內一聯云。昨日玉魚蒙地葬。早時金盃出人間。注說金盃取孔氏志怪盧充事。樽叟杜詩拾遺亦用此說。以予考之。非也。南史沈炯傳云。炯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云。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杜蓋用此語也。陳無己詩。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盃人間見。茗溪漁隱曰。二說當以盧充幽婚事爲是。蓋有金盃之贈。若沈炯事。乃是玉盃。又引無己詩爲證。尤無謂也。

藝苑雌黃云荆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世謂織女牽牛聚會之日晉傅元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織女牽牛會天河此則其事杜公瞻注云此出於流俗小說尋之經史未有典據詩云睨彼牽牛不以服箱跋彼織女終日七襄說者以爲二星有名無實卽古詩所云織女無機杼牽牛不負軛豈復能爲夫婦歲一聚會乎史記天官書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則是河鼓牽牛大同小異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李巡注云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郭璞注云今荆楚人呼牛星爲擔鼓此則河鼓之據夏小正言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向十月織女正北向此皆據星也亦無會合之文近代有此說耳曹植九咏云乘回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吾子兮來不時注云牽牛爲夫織女爲婦各處河之傍七月七日得一會同古歌辭云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卽河鼓也語訛所致漢武帝於昆明池中作二石人爲牽牛織女象蓋欲神異其水比方河漢班固賦云左牽牛兮右織女似天漢之無涯雖不云七月七日聚會其意以爲夫婦之象天道深遠所不敢言也又歲時記言緯書云牽牛聚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言雖不經有足爲怪齊諧記亦云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已被召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曰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焉此類皆不足信故杜詩云牽牛處河西織女出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詎相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逢蓋亦不信有此事也世傳又有烏鵲填河成橋與夫乞巧穿針之事皆無可據河鼓與牽牛史記以爲二星爾雅以爲一星河字又或作何若溪漁隱曰文選注云織女一名天女孫柳子厚乞巧文云今茲孟秋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余嘗和人七夕詩云

乞巧筵前玉露秋。一鉤涼月掛西樓。人間百巧方無奈。寄語天孫好罷休。

復齋漫錄云。文選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默默不得語。梁劉孝儀咏織女詩。欲待黃昏至。含嬌渡淺河。隋江總七夕詩。婉孌期今夜。飄飄渡淺流。王謹七夕詩。天河橫欲曉。風駕儼應飛。故杜子美天河詩。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藝苑雌黃云。昔人文章中。多以兄弟爲友于。以日月爲居諸。以黎民爲周餘。以子姓爲詒厥。以新婚爲燕爾。類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豈非狗俗之過邪。子美云。山鳥山花吾友于。又云。友于皆挺拔。退之云。豈謂詒厥無基址。又云。爲爾惜居諸。後漢史弼傳云。陛下隆于友于。不忍恩絕。曹植求通親表云。今之否隔。友于同憂。晉史贊論中。此類尤多。洪駒父云。此歇後語也。頃有人年七十餘。置一侍婢。年三十。東坡戲之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得無類是乎。茗溪漁隱曰。友于之語。自陶彭澤已自承襲用之。詩云。一欣侍溫顏。再見喜友于。然則少陵蓋承之也。且歇後語。蘇黃亦有之。蘇云。伯時有道真吏隱。飲啄不羨山梁雌。黃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然黃集此句對偶甚工。後山以爲妍而反嗜之。不以爲病也。又遯齋閑覽云。東坡在豐城。有老人生子求詩。東坡問翁年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年幾何。曰三十。戲作八句。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稀年。今藝苑以爲有人年七十餘。置侍婢。仍竄易其詩。記事之誤。有如此。當以遯齋爲正。復齋漫錄云。唐宰相鄭絳爲詩好歇後句。行第五時。人呼爲歇後鄭五。今人無有蓄其詩者。惟舊史載其一聯云。只有兩行公廨淚。臨行洒向渡頭風。真俳詞也。後之文士。不復作歇後體。以其非雅正。獨石曼卿因登第覆落。例受三班借職。賦詩一首。所謂無才且作三

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是也。韓子蒼云：唐人詩：落花滿地寂寥紅，獨有離人萬恨中。回首池塘總無語，手彈珠淚與東風。緊之意，此之意也。而詞語頓異。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太宗相者見之云：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杜詩云：真氣驚戶牖，可謂簡而盡。又經昭陵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僂辱，賢路不崎嶇。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八

杜子美四

藝苑雌黃云。月令仲夏之月。反舌無聲。蔡君謨以反舌爲蝦蟇。段柯古已譏其非矣。殊不知反舌。百舌鳥也。能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之反舌。張籍集中。有徐州試反舌無聲詩。破題云。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則其爲百舌明甚。許慎注淮南子云。五月陽氣盛于上。微陰起于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朝野僉載云。百舌春囀夏止。唯食蚯蚓。正月後凍開。蚯蚓出來。十月後。蚯蚓藏而往。蓋物之相感也。古今詞章中。多取此以況人之巧言者。故老杜詩云。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茗溪漁隱曰。劉夢得百舌吟云。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隨春暉。南方朱鳥一朝見。索寞無言高下飛。此語蓋與許慎及僉載二說相符矣。詩說雋永云。王性之嘗見唐人寫本杜詩云。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乃白滿山也。許彥周詩話云。老杜衡州詩。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此詩甚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之人亦當有味此而泣者也。

復齋漫錄云。李濟翁資暇錄。謂園庭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圍援也。非花藥之欄。有不悟者。以藤架蔬圃爲切對。不知其由矣。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方悟子美詩。常恐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茗溪漁隱曰。復齋乃承資暇集之誤。引此以證子美詩。今以漢史宣帝紀考之地節三年。詔曰。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折竹以繩編

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禁禦。李濟翁殊不審細。乃以禦爲藥。遂穿鑿爲說。復齋從而信之。皆過矣。且子美詩云。藥欄者。直花藥之欄檻耳。

藝苑雌黃云。世說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鼓耳。蓴羹得鹽。鼓尤美。故子美詩云。鼓化蓴絲熟。梅聖俞詩云。剩持鹽鼓煮紫蓴。又紫蓴鼓煮香味全。山谷詩云。鹽鼓欲催蓴菜熟。蓋謂是也。作晉史者。取世說之語。而刪去兩字。但云千里蓴羹。未下鹽。鼓。故人多疑之。或言千里未下皆地名。或言千里言地之廣。或言自洛至吳。有千里之遙。或言蓴羹必鹽。鼓。乃得其真味。是皆不然。蓋千里湖名也。千里湖之蓴菜。以之爲羹。其美可敵羊酪。然未可猝至。故云。但未下鹽。鼓耳。子美又有別賀蘭銛詩云。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以岷下對千里。則千里爲湖名可知。酉陽雜俎。酒食品。亦有千里蓴。

復齋漫錄云。子美送重表姪王珣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珣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也。西清詩話。以子美詩獨得其詳。而史爲疎略。然以余考之。房杜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耳。至珣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史爲誤也。

詩說雋永云。晁氏嘗于中壺緘線續夾中。得吳越人寫本杜詩。諱流字之類。乃盛文肅故書也。如日出籬東水。等絕句六首。乃九首。其一云。漫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飛花隨水去。翻卻釣魚船。荅溪漁隱曰。此詩淺近。決非少陵語。庸俗所亂。不足憑也。

荅溪漁隱曰。世有碑本子美畫像。上有詩云。迎旦東風騎蹇驢。旋呵凍手暖髭鬚。洛陽無限丹青手。還有

工夫畫我無。子美決不肯自作。兼集中亦無之。必好事者爲之也。李太白戲子美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李翰林集亦無此詩。疑後人所作也。

東臯雜錄云。杜詩闌風伏雨秋紛紛。伏乃仗字之誤。闌珊之風。冗仗之雨也。苕溪漁隱曰。世說王忱求簞于王恭。恭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則冗東臯此長字爲是。集韻去聲與冗字同音。杜詩舊本作長雨。長作雜錄謂伏乃仗之誤。非也。

藝苑雌黃云。遮莫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爾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拚野鶴同雙鬢。遮莫鄰雞唱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元微之詩。從茲罷馳騫。遮莫寸陰斜。東坡詩。芒鞋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洪駒父詩。闌恭爭道未得去。遮莫城頭日西沉。皆用此語。

東坡云。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嘗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苕溪漁隱曰。余以唐書考之。蕭至忠未嘗歷京兆尹。王原叔杜詩注。以謂蕭望之。嘗爲左馮翊。後被讒自殺。復齋漫錄亦謂如此。疑坡誤也。

藝苑雌黃云。夔府詠懷詩。有卜羨君平杖之語。攷之漢史。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雖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蓍龜爲言利害。各因其勢。道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所言止此而已。卽未嘗言杖。注家引阮宣子百錢掛之杖頭爲解。與君平全無干涉。豈杜陵之誤歟。

復齋漫錄云。從人覓胡孫許寄詩。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題意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爲詞。何邪。

藝苑雌黃云。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于論交。其投贈哥舒翰云。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聲百勝在。略地兩隅空。其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哉桃李戟。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何其先後之相反。若是哉。概之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

藝苑雌黃云。東坡次王介甫韻詩。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爲覓橙栽。又送戴蒙赴玉局觀詩。芋魁徑尺誰能盡。橙木三年已足燒。又木山詩。二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橙木可行標。橙字人少有識者。遍尋字書。亦皆無之。蜀中多此木。詢之蜀人。則相傳以爲丘宜切。按介甫絕句所謂木有橙者。與移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爲是也。按杜陵有憑何十步府。邕覓橙木栽詩。飽聞橙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注。蜀人以橙爲薪。三年可燒。又堂成詩。橙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注云。橙木下材。止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復齋漫錄云。崔豹古今注云。秦築長城。土皆紫色。謂之紫塞。南徼土色丹。謂之丹徼。塞則壅塞。夷狄也。徼遠也。免侵中國也。千字文。雁門紫塞。鮑昭蕪城賦。北走紫塞。雁門。故子美詩。旅雁上雲歸紫塞。又紫塞寧論尙有霜。又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輪。觀李固詣司馬第山水圖詩。末章云。浮槎相並坐。仙老暫相將。前輩引張騫爲證。非也。余按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槎浮於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年一週天。名貫月槎。又名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解道康齊地。記云。齊有不夜城。蓋古有日夜中照于東境。故萊子立此。以不夜爲名。方悟子美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若溪漁隱曰。東坡雪後詩云。風花誤入長

安苑明月長臨不夜城。蓋取諸此。

許彥周詩話云。飯抄雲子白。雲子雨也。言如雨點爾。出荀子雲篇。又葛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也。今蜀中有碎礫。狀如米粒。圓白云雲子石也。又云。萬里名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慚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折暫離披。不曉此詩指何物。張騫慚空到。又本草不收。定非葡萄也。

李伯紀杜工部集序云。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特以多事未能也。武陽黃長睿。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法。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本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至德大歷干戈離亂之際。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于詩。局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時讀之。未見其工。迨親罹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于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公之述作行于世者。既未爲多。遭亂亡逸。又不爲少。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爲寫者。不可勝數矣。若溪漁隱曰。子美詩集。余所有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則潤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則內翰王原叔洙所注也。改正王內翰注杜工部集。則王寧祖也。補注杜工部集。則學士薛夢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則黃長睿伯思也。重編少陵先生集。并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注杜詩補遺。正繆集。則城南杜田也。少陵詩譜論。則縉雲鮑彪也。不知余所未見者。更有何集。繼當訪之。若近世所刊。老杜事實。及李歐所注詩史。皆行于世。其語鑿空。無可考據。吾所不取焉。

元稹云。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唐虞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之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擬。秦漢已遠。采詩之言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逾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千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尙。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旁蘇李。氣奮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摹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茗溪漁隱曰。宋子京作唐史。杜甫贊。秦少游作進論。皆本元稹之說。意同而詞異耳。子京贊云。唐興詩人

承隋陳風流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特華者質。反好麗者壯。口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于文章少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高。誠可信云。少游進論云。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于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于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于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于藻麗。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邪。

茗溪漁隱曰。豫章先生傳。載在豫章外集。後不知何人所作。初無姓名。其傳贊敍詩之源流。頗有條理。贊云。自李杜歿。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興比自名者。然格下氣弱。無以議爲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蒞盟。然至于詩。專以李義山爲宗。以漁獵掇拾爲博。以儷花鬪葉爲工。號稱西崑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陽公稱太白爲絕唱。王文公稱少陵爲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

